

正德風雲

Stories of the Debauchee Emperor Zhu Houzhu

Zhengde Era:

荡子皇帝朱厚照别传

下册 狂焰四沸

韦庆远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韦庆远教授虽以分章小说形式写成《正德风云》，但他是明史研究大家，参考了很多官方文献档册与私人诗文别集，与一般野史迥然不同。书中又有对政事人物的细微分析与宏观论述，多彩多姿，可以说是一部富于学术性的专著，又是一部真正的历史小说。对有心研究明代中期史事的人来说，本书无疑是一座宝山。

——陈捷先

积五十年学术研究之功力，展开宏大的历史叙述；熔庙堂文化和市井生活于一炉，全方位构建纵深的历史画卷；用精到的心理分析和深入的思想解剖，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文学形象。读《正德风云》，将使我们近距离观察这位风流皇帝；读《正德风云》，将使我们真切地感受五百年前那段历史。从中我们会得到艺术的享受、历史的认知和深刻的思考。

——毛佩琦

责任编辑 / 赵殿红 倪腊松

装帧设计 /  (卢小雅 + 何筠)

责任技编 / 周杰



上架建议：历史 / 小说

ISBN 978-7-218-05758-3



9 787218 057583 >

定价：78.00元（上下册）

Stories of the Debauchee Emperor Zhu Houzhuo
Zhengde Era:



正德風雲

蕩子皇帝
朱厚照別傳

韋慶遠 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州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弘治驾崩权力重组	正德即位悬念迭出	1
第二章	谋夺兵权群阉得志	务除祸患群臣谏诤	17
第三章	君臣歧见交锋殿陛	中旨频下架空内阁	26
第四章	阉权高张刘瑾三迁	气味相投群丑猬集	33
第五章	张徐文痞匿身为幕	孙田弁役分典粮兵	53
第六章	开皇盐国库难为继	增皇庄百姓苦流离	72
第七章	韩文无畏挺身抗旨	顾佐大义勇济时艰	80
第八章	金夫人顽护张国舅	李才子铁笔斗皇亲	88
第九章	九卿痛切请诛八虎	三老疾首誓除大奸	99
第十章	风云突变众正求去	皇帝护短群小嚣张	107
第十一章	刘谢失势辞官获准	东阳受辱难辩苦心	119
第十二章	毒刑滥施尸横天街	囚禁拷拶朝士黑狱	133
第十三章	老王岳殒命临清驿	勇徐智落发五台山	153
第十四章	牟斌舍身义恤钦犯	守仁闻道远赴谪途	166
第十五章	施辣手炮制奸臣榜	揭隐秘从容道玄机	191
第十六章	千夫戟指害人黑榜	百官罚跪匿名文书	201
第十七章	刘谢坦然迎对恶逆	胸怀定志宁折不弯	218
第十八章	刘大夏劲节遭远戍	师友黎民共诉离情	226
第十九章	乌龟奴歪才得歪用	春宫画妙趣入宫闱	235
第二十章	游兔窟醉听霓裳曲	逛勾栏荡漾采花心	253

- | | | | |
|-------|----------|----------|-----|
| 第二十一章 | 身世迷离五内俱痛 | 心怀逆反出走宫廷 | 270 |
| 第二十二章 | 教场谈兵侈言韬略 | 豹房公廨新辟黑窝 | 278 |
| 第二十三章 | 禁室中女嬖新花样 | 离宫里变乱旧朝纲 | 287 |
| 第二十四章 | 佞钱宁自称皇庶子 | 刁于永密献阴毒计 | 294 |
| 第二十五章 | 学梵语为传淫密术 | 事番僧自封大法王 | 304 |
| 第二十六章 | 拒献妹于永遭谴戍 | 迟送妾马昂被罢官 | 314 |
| 第二十七章 | 皇无嗣群臣忧国本 | 朝有奸刘瑾起异心 | 322 |
| 第二十八章 | 王九儿策反托神鸟 | 朱真鐸夺位起叛兵 | 336 |
| 第二十九章 | 豹房内君臣议征剿 | 李东阳力荐杨一清 | 351 |
| 第三十章 | 八虎内讧各夺权宠 | 刘张火拼御前过招 | 358 |
| 第三十一章 | 朱真鐸帝梦成空幻 | 杨总制韬略有远猷 | 367 |
| 第三十二章 | 杨张共事交浅言深 | 内外合谋计撼巨奸 | 377 |
| 第三十三章 | 天鹅房张永揭奸佞 | 西四口刘瑾受凌迟 | 391 |
| 第三十四章 | 补偏救弊东阳尽瘁 | 鹰麟鸚视江钱擅权 | 418 |
| 第三十五章 | 朝野疾首同危国计 | 杨梁入阁共济时艰 | 427 |
| 第三十六章 | 东阳辞世长留遗憾 | 老夫本色只是诗人 | 435 |
| 第三十七章 | 商海潮涌动淘金热 | 大栅栏繁盛冠京华 | 443 |
| 第三十八章 | 杨廷和夜探皇店街 | 蒋敬之聆教时势机 | 471 |
| 第三十九章 | 天子坐柜千古一奇 | 皇商垄断尽占商机 | 480 |
| 第四十章 | 草莽揭竿城乡动荡 | 赵燧起义烽火中原 | 488 |
| 第四十一章 | 周磐作间舌如簧巧 | 陈翰卖友心比蛇毒 | 496 |
| 第四十二章 | 剥人皮吓死陈皮匠 | 制马鞍皇帝逞兽性 | 507 |
| 第四十三章 | 众大臣伏阙拦移驾 | 蒋学士犯颜说四空 | 517 |
| 第四十四章 | 破樊笼莽撞奔宣府 | 铁御史横剑镇居庸 | 526 |

第四十五章	宣德府慷慨论兵事	大同城恣意戏群芳	539
第四十六章	酒大姐不屑真天子	金彩凤勇斗荡游龙	550
第四十七章	性变态淫癖祸塞北	虐待狂血债遍边城	564
第四十八章	哪堪追思祖母怜爱	何处寻觅生母幽魂	581
第四十九章	太原城仄寻常歌舞	心绪恍惚别有衷情	587
第五十章	晋王府初遇刘良女	偏头关缔结畸恋缘	594
第五十一章	逢鬼魅赵燧成梦魇	对知心倾怀诉隐衷	608
第五十二章	朱厚照改名称朱寿	大将军晋封镇国公	614
第五十三章	耀武狂言扫荡腥膻	令出钧帖亲历戎行	626
第五十四章	战应州漠北大溃败	夸战绩京城丑表功	633
第五十五章	谏南巡热议盈朝野	慕风月执意下扬州	648
第五十六章	书生忧国拍案而起	忠良卫道血溅宫门	654
第五十七章	朱明皇族百年恩怨	五代宁王积恨难平	668
第五十八章	朝无道藩王覬皇位	国有难百官判忠奸	687
第五十九章	乐出巡喜宁王造反	得借口好御驾亲征	695
第六十章	龙场驿冥思识心性	何陋轩养晦系苍生	705
第六十一章	王守仁奇兵平祸乱	朱宸濠梦断南昌城	712
第六十二章	君忌臣功厌闻捷报	守仁被诬遁迹九华	723
第六十三章	保定府急颁禁猪诏	临清驿亲迎刘娘娘	737
第六十四章	蒋知府巧思抗逆旨	刘良女善心护诤臣	745
第六十五章	火者阿三夤缘攀附	风生浪起仓促班师	757
第六十六章	天街受俘虚张皇威	众叛亲离殒命豹房	778
尾 声			784

五光十色的庙会，是北京城的新事物。钱宁要利用这样的新潮流，作为进一步迎合正德的新筹码。

过了六七年，正德皇帝渐渐厌倦了豹房尽情纵欲的生活，需要另觅新鲜。

钱宁早就看出了这一苗头。连日以来，他苦心思索，希望能够独出心裁，准备出奇制胜，借以扭转窘境，保持住最高的宠幸。

他打算引导正德走出豹房之外，乔装便服，在京师走街串巷，趁墟赶庙，好好领略“香火鼎盛、百货并陈、士女喧阗”的都市风情和繁华的商业气息。近十年来，南北水陆运销的途径拓宽，商人活跃，商品种类大增，城市得到发展。作为皇城所在的北京，勋戚官僚混杂，居住着最有消费能力、惯于奢侈挥霍的阶层，再加上民生物用的需要，做生意的集市庙会、字号行铺、三街六市纷纷兴起，招徕了四方商贾，汇集着千式万款的商品，五光十色。行人填街塞巷，肩摩踵接，叫卖的吆喝声，讨价还价的争议声，计锱论铢的盘算声，虽然嘈杂，却显得生气盎然，别有洞天。这样火爆热闹的大场面，是前所未有的，连世代居住的老北京人，也感慨地说：“咱北京城的世道真是变了！”

钱宁对此极为敏感，他极力怂恿正德体验繁荣的京华市井。

正德七年六月下旬，正是炎热的三伏天。豹房本来就有消夏祛暑的设备，一是在五月初就搭盖了天棚，又叫凉棚。这种凉棚随着阳光照射的强弱和角度，可以支展起来，又可以收拢下去，四面有通风引光的窗子，用精纺的夏布做窗纱，可以根据晨昏晴雨及不同的风向随意开合。豹房的凉棚比宫内的更加精致，它是全面包装模式，可以像帐篷一样将整个天鹅房、太素殿都笼罩在内，蚊、蝇、蠓、蛾都甬想飞入。皇上大可放心不受干扰，逍遥自在地追欢逐乐。

消夏的另一办法是大量用冰。紫禁城内原来设有冰窖五所，建立豹房之后，又在邻近增设了五所，中南海北海是取之不尽的雪池冰窖。这里的冰都是

在冬至后入窖的，供宫廷特别是豹房一夏之用。在天鹅房和太素殿，每天都在大铜盘上放置冰块吸热降温，又准备了大量的冰镇莲子、菱角、嫩藕和西瓜等，宫里叫做“冰盘儿”，供皇上随时享用。豹房的三伏，实际上是广厦无烦暑的美好时日。

但是，正德皇帝还是显得气息困顿，疲惫乏力，而脾气却特别暴躁，不断埋怨长夏无聊，几个小内侍都被找碴打了板子，连宠物狗黑豹也因为多哼叫了一声就吃了窝心腿。他一时不想听歌观舞，也不想召见番僧，对充塞豹房的妖姬佳丽也提不起兴趣。他脸上湿漉漉地罩着一层阴云，两眼发直。侍从都在纳闷：谁惹怒了皇上呢？皇上在生哪门子气？是生自己的气吗？

钱宁冷眼观察，正德当前的烦躁不安，第一是由于对豹房老套的风流逸乐已经厌足，要追求新的情趣，可以说是欲壑难填；第二，是最近有许多事情都不顺意：上月发布中旨，命户部解送白银三十万两入内库备用，想不到户部经内阁奏复，库存银子只有三百两，无银可解；又再下中旨命扩建豹房六百间，但工部竟然端出旧账本，说为了修建豹房，五年来已开支了五十余万两，而今也是“库空如洗”，说什么“国乏民穷，无以为继，乞即停止或量减其半”。更可气的是，那些阁部大臣和御史人等还一再上奏，“请停京城内外工役及豹房造寺，禁番僧出入”等等，简直是蔑视皇威！

钱宁是何等机敏之人，他早就思忖着，北京新近扩大的庙会集市热闹非凡，许多土洋物品、时尚技巧、风流人物充塞其中，都是在豹房中难得一见的。这样的场合散溢出来放纵欢乐的气氛，对皇上一定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他打定主意，要找机会进言引导，领他去逛游庙会，巧立新功。

恰好一天晌午，正德酒后微醺，命豹房里的歌女演唱，乐手伴奏。谁知弦管刚刚放音，歌女方才启唇，便惹得他疾首蹙额，大声喝止：

“你们只会唱这些旧调子、陈词儿，不会唱点新歌吗？真是白养活你们这些废物了，还不给朕滚下去！”

歌女乐手们吓得惊惶失措，叩头退下。伺候在旁的钱宁则认为时机已到。他等歌女们退下，正德还在生闷气的当儿，轻轻走近御前，倚靠在皇帝身边，轻轻揉搓他的胸脯，按摩他的肩膀，柔声说：

“爷爷，等有功夫，儿子领您出去走走，好吗？”

“到哪儿去？”正德闷声问道。

“就在北京城呗！”钱宁卖着关子。

正德摇晃了一下脑袋，不耐烦地说：

“北京城内的玩意儿，韩家潭、胭脂胡同的相公堂子和本司胡同的勾栏，朕已经走遍了。而且，能够在这些地方享受的，在豹房都可以得到，何必再去呢！”

钱宁咧嘴微笑，眯着眼睛说：

“这些情况，儿子哪能不知。但爷爷不知道，北京城近来的变化可大啦！儿子要领爷爷去耍乐的，是前所未见的地方。这些地方有外贾内商，汇集着民间精粹，货如轮转，财如泉涌，到处珠光宝气，金碧辉煌，胜似柳巷花街啊！”

钱宁伶牙俐齿，勾得正德兴致顿起：

“到底是什么地方，快说！”

钱宁故意慢条斯理地回答：

“爷爷莫急，待儿子细细道来！”

近十来年，随着全国商品交流的发达，城乡集市贸易得到迅速的扩大和增加。北方叫做集，南方叫做市，四川叫做疾，广东叫做墟，云南叫做街子，贵州叫做场，名称不同，性质是一样的。这些集市在开始时主要是进行货物交换做小买卖的场地，是为方便邻近居民自然聚合而成的，故此，多设置在城根儿，也就是在城门外附近的地段，北京人叫做城门脸儿，摆些货摊。以后，生意做好了，又逐渐搬迁到民间祭祀集中的寺庙附近，方便善男信女在入庙烧香时，顺便购买或出售家里自产自造的日用物品。其后，由于规模逐渐扩大，又陆续招徕客商，增添了食肆酒铺茶座，还有各式娱乐演技，进而张灯演剧，百戏竞陈，商贩咸集，游人如织，定期开市。集市的内容也逐渐发生变化。不但是世俗祭祀本土神灵的传统地点，还是城乡生活中的大交易场，也是士庶人等云集的休闲欢乐地，本城本乡镇的重要景点。北京是首善之区，集市更是遍布城郊，居民们将“赶集”改称为“赶庙”。每逢重要庙会，盈街溢巷，万头攒动，人山人海，挤拥不透，而且男女混杂，不分良贱。人们不但要在这里满足生活需要，而且要借机消遣逐乐。

正德初年，北京的庙会空前发展，大多数具有相当规模和固定的庙期。以皇城为核心，正面方向有设在正阳门和大明门之间都城隍庙附近的朝前市，西边方向主要有白塔寺和护国寺庙会，东边方向有隆福寺庙会，北京人称它们西庙和东庙，“护国寺先隆福后，两边忙杀赶庙人”。往南边方向，主要有天桥和南药王庙。还有东岳庙、慈仁寺、曹老公观、蟠桃宫、白云观等等有名的庙



会，共有百数十处。由于庙会罗列，北京几乎天天都有开庙之处，每日都可以赶庙做生意，或者消闲和娱乐，已经演变成为商品集散地、善男信女酬神许愿之地，以及豪绅巨商和纨绔子弟的销金窝和欢乐场。

五光十色的庙会，是北京城的新事物。钱宁要利用这样的新潮流，作为进一步迎合正德的新筹码。

他事先煞费苦心，乔装打扮，在靠近皇城的白塔寺、护国寺和隆福寺等几个大庙会一再蹓跹，仔细观察，从开庙日期、百货品种、赴会男女人等的品流角色逐一筛选估量，确认在哪些方面是最能引起正德兴致，对他最具有吸引力的。他相信此举必能满足皇帝的特殊癖好和需求。他又按照事先选好的路线，密命锦衣卫派遣精干骁校穿着便衣沿途贴身警卫。正德走街串巷逛庙会的“微行”，是经过钱宁精心策划准备的。

正德一向放肆惯了，忘记了自己的乔装身份，一伸手拦住女孩，大模大样地从怀里掏出一锭十两重的银子，扬了一下，当的一声扔在铜盘里。

八月上旬，北方农村秋收已毕，城乡人民忙于酬神许愿、准备嫁娶之时，也正是庙会的旺季。钱宁领着正德皇帝，卸去冠冕袍服，改穿一般士子穿戴的方巾和襴衫，乘坐两人抬的小轿，从豹房悄悄出门，直到白塔寺附近才下轿，缓步进入庙会。“八月八，走白塔”，是北京人的习俗，人们都喜欢到象征吉祥的白塔下走动，绕塔漫步，乞求身家安健，万事如意，这是白塔寺一年中规模最大的庙会。

正德头戴黑色方形软帽，俗称“四方平定巾”，身穿湖色丝绢长袍，宽袖皂缘，垂带，下摆缀有横襕，俗称为“襴衫”，装作生员打扮。由于气宇轩昂，面如凝脂，唇红齿白，又酷似一个俗世佳公子。钱宁眉目清秀，扮相本来就俏美，他的穿戴和正德基本相同，仅是襴衫是采用宝蓝颜色。二人边行边看，边看边谈，钱宁早就熟悉门道，频频为正德指画解说。出乎意外的繁荣和多姿多彩，好像突然打开的万花筒，让正德大开眼界。

出乎钱宁意外，正德进入白塔寺庙会，完全不依照原来的安排活动，因为庙会中的商摊和店肆的规模各有不同，到处都是撂地为摊，筑栅成店，架帐为厂，并无固定的规格和顺序，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有栅，栅外又有摊，商贩们穿缝插针，随行就市，一切以便于经营生计着想，着眼于生意旺淡牟利丰薄。从出售的商品来看，也是高中低档次俱全，既有玉帛珠犀玛瑙、名香珍药、古董字画，甚至还有从蒙藏和西洋贩运而来的稀罕物品，但更多的是民生日用的五谷杂粮、柿枣瓜果、筛箩碗筷、刀砧掸帚、脂粉碱皂、针织布匹、鞋袜衣帽、纸墨笔砚、花鸟虫鱼，供儿童玩的泥人和熔锡制作的小杯盘、桌椅以及竹木削做的刀枪，纸糊的傀儡鬼脸等等，可说百货俱陈，琳琅满目。这些东西和宫中的典藏相比简直是上不了等级，也不会作为收藏的内容，正德对摆卖的珍珠金玉、犀角牛黄、参茸虎鞭、古董字画等，并不感兴趣，而许多民间习用的东西，却是他在九重深宫和豹房温柔乡里从未见过的。他看到箩筐里整颗的玉米和高粱，不识何物，随手各抓了一把，放在掌心把玩，问钱宁：

“这是喂牲口用的吗？”

钱宁不敢当众撒谎，回答说：

“不是。这是老百姓日常食用的。”

“怎样吃法呀？”

“是把它磨成面，蒸窝头、摊饼子吃的。”

正德惊讶地问：“这样的东西也能吃呀？”

卖玉米的郊区老农，看到正德不辨菽麦、浑然无知的样子，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抢白了一句：

“这位客官大概是喝水长大的吧？未种过田，未耨过粮，未做过饭吧？连玉米和高粱也不认得！”

钱宁担心正德发作，但奇怪的是，他并不介意，点点头嬉笑着转步到别的摊档去了。又拿起一把北京人居扫坑用的小扫帚，做饭用的擀面棒子，看到儿童游戏时戴的猪八戒脸具和各式鬼脸，为迎接中秋节专门塑造的各款兔儿爷，还有惟妙惟肖、憨态百出的各式泥人，供小孩子穿戴的虎头帽、猫脸鞋以及长生锁等，都让正德兴奋不已。他像其他赶庙的人们一样左看右看，十分赞赏，还戴上哪吒的面具，做出挑战群魔的姿势逗乐。久经淫欲浸泡的心窝似乎又流露出一丝无邪和童趣。

从摆摊售物的地方转入庙前广场，是另一番景象。一入场内，就听到锣



鼓喧天、笙箫齐鸣，一队老少二十多人的队伍，扮作判官鬼卒，手持全套仪仗打伞喝道，簇拥着一个腰金衣紫、袍服整齐，长相方头大耳，蓄有五髯长须的官员雍容阔步而来。原来是扮演城隍爷出巡，为庙会镇邪压魔的。正德看得热闹，询问钱宁：

“这个鸟官儿是几品？”

钱宁回答：

“最高不过九品，是最微末的地方官。”

“那么，他为什么出行的随从和穿戴却是这样气派？”正德疑问。

钱宁赶忙解释：

“城隍是阴间的官员，不属于凡俗管束。他穿戴的不过是戏服，仪仗用品都是玩具，大伙图个热闹便了。”

正德释然，又往前走。

广场中心围拢成几个人数不等的圈圈，原来每个圈圈之内都是一个演艺场，来自江湖各地的民间艺人分别在自己的圈子里卖艺。有唱皮人小戏、说鼓词的，也有变戏法、扛大幡、演猴戏、耍杂技的，北京人把这些民间演艺，叫做“蹦蹦儿戏”，也就是说随着高兴蹦蹦，蹦蹦完了便各做各的生理。有些圈圈内里，在演唱间歇，往往请观场的人赏给茶酒钱；也有兜售自吹能医治内伤外伤、男妇老幼百病的膏丹丸散的；还有成群结队雀跃欢笑地蹬高跷、走旱船、打花鼓、扭秧歌来自娱共乐的。这样将信仰、交换和休闲融为一体，民间气息浓厚的聚会和表演，确实让皇上流连忘返。

钱宁冷眼窥视，正德在庙会中定神注视、甚至按捺不住拔脚跟踪的，是那些平素不出闺门，只有在庙会中才借烧香送供、许愿酬神的名义，结伴而来的小媳妇和姑娘们。这些妇女兴高采烈地串店走摊，随意品评和选购日用百货以及头巾手绢首饰杂物；还可以听歌观剧，评价歌调典词，甚至议论演出的角色，互相嬉笑打闹，尽情享受难得的暂时的自由。有些女人艳服靓妆，身穿绫绢薄袄，头戴珠翠；另一些人虽然只穿布履粗裙，不施粉黛，家常打扮，但在简朴中另有风韵。

正德最欣赏的是那些充满着青春气息的少艾女子。她们像刚离开母体的小云雀，吱吱喳喳，明眸善盼，组成庙会中独特的景观，真是繁花似锦，目不暇给。这些处在豆蔻年华的小家碧玉、村女娥眉们，打扮和仪态都与豹房里汇聚的风尘女子大不相同。正德留意到，有些少女少男，正在利用难得的公开交往

机会打情骂俏，甚至暗约定情。更有些浮浪子弟三二为群，对街上的女子品头论足，甚至放肆撩逗，虽然被她们指斥责骂，仍然嬉皮厚脸，似乎是受到嘉奖似的狂笑大乐。正德对这样的风情场面兴致盎然，认为是人间美景。

一天，钱宁和正德乔装打扮，专门来到东城隆福寺大庙会。这里是为期九天的庙会最后一天，各行买卖大体上都已经成交结算完毕，有些商贩已经准备收摊，正在捆装货物，转移到别的庙会上去。但在习惯上，大庙会最末一天，也正是庙会活动进入纵情狂欢的日子，娱乐玩耍便成为主要的内容。

隆福寺庙宇正殿的对面，修建有一座以砖石构造的亭阁式露天戏台，平常日子比较冷清，每当逢年过节，像元宵、盂兰、中秋、重阳等重要节日和大庙会期间，这个戏台便派上了用场，值年主事的人邀请高腔、梆子、二簧等班子来演出，以广招徕，一下子便成为锣鼓喧天、音韵悠扬的热闹场面，以舞台演出为中心，庙前广场上还另有围圈聚众的诸色演技。

正德二人凑近舞台，听了一会戏文，有点不耐烦，便踱到广场挤进一个圈子观看杂技表演。这个圈子的演员和演技都不平常。沿圈插着八条红黄相间的幡杆，上面绣有“大兴汪家社伙”几个金色大字。十多面巨锣大鼓敲击得威武雄壮，颇有气势。原来大兴汪家是当地大族，又是杂技世家。这个家族的老少都特爱热闹，逢着节日或重大庙会之期，汪家的族长往往率同男妇儿童，组成班子参加演出，炫耀本族的技艺功底，娱人自娱，顺便也讨些节赏。这一会，正表演着“危杆飞人”的绝技。圈内竖着四根高可五丈的杆子，每杆相距都在三丈以外。只见四个身穿彩衣和紧身窄腰红裤，年方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头上的短发都用红头绳结成丫角，鱼贯而出，在锣鼓伴奏声中绕场一圈，边翻跟斗边挥手向观众致意，随即各自走到一根高杆之前，迅速攀升到高杆的顶端，动作麻利轻捷，如同玉猴神鸟，到达顶端之后，临高视下，向地上的观众招手，嫣然微笑，继又做出金鸡展翅，在危杆顶端立大顶，夹吊金钩等各种高危姿态，令举头仰望的观众们蹙眉咋舌，捏着冷汗。正惊讶间，忽听急锣紧催，鼓声加快，杆上的女孩子似接到军令，突然腾空飞跃，扑向另一高杆，一再互换位置，空中飞人交错，好像有双翼生于两腋之间，随意翱翔。真是矫若游龙，出如飞凤，绰约多姿，英姿飒爽。好一会儿，女孩子们才顺杆而下，脸泛红晕，娇喘微微，在一片掌声和嘘叹声中，腼腆地向观众再次行礼。神采窈窕，分外娇娆。

正德不只是着意欣赏技艺，令他最动情的是这几个女孩子，特别是其中一



个最漂亮的。远看这个女孩子，身材高挑，瓜子脸，颜色黑中透红，显得健康俊俏，在杆顶上做出各种舞蹈和飞跃动作，显得特别灵活，婀娜健美，笑靥带着红晕。正德像被勾了魂一样，双眼色淫淫地紧盯着她。危杆飞人的节目演罢，几个女孩子各端着一个小铜盘，在圈子内绕行讨索赏钱。当这个女孩子走到跟前，正德又就近细看，更觉是一个美人胚子，出落得像水葱儿似的。最美之处在眼睛和牙齿，刀刻一样的双眼皮，眼梢微翘，睫毛乌黑浓密，两弯蛾眉上挑，特别在眼窝末梢，似乎经过天公剪裁。两颗明亮的眼睛像是镶嵌在眼眶里的黑珍珠，灵活闪动，像会说话一样。刚换去乳牙的新齿，像一排巧妙编组的洁白玉石。雅气、秀气、灵气组成她的天然美丽。

正德一向放肆惯了，忘记了自己的乔装身份，一伸手拦住女孩，大模大样地从怀里掏出一锭十两重的银子，扬了一下，当的一声扔在铜盘里。

在庙会观看戏曲杂技，通常的节赏，多是三五文铜钱，正德一下子抛出十两白银，完全出乎大家意外，小姑娘一下子愣住了，不知如何是好。人们的注意力被吸引过来，众声嘈杂。有说：“这可是一个家财万贯的贵公子！”也有说：“是刚发了大财的富商吧！”但也有人骂骂咧咧：“吃饱了撑的，干什么在庙会里摆阔气？”

钱宁本想劝阻，想不到皇帝根本不管不顾，嬉皮笑脸地朝着女孩子发问：

“妞儿，叫什么名字？”

女孩子被他吓了一跳，往后退了一步，低头不说话。正德不肯罢休，继续追问：“叫什么名啊？总有个名字吧？”女孩子不敢顶撞，满脸羞红，带着浓重的京南口音回答：

“叫小翠，汪小翠！”

“好个小翠，来，来呀！”正德走前一步，伸手拉扯小翠的衣裳，小翠被他的突然动作吓得魂飞魄散，禁不住哇的一声哭起来，将铜盘摔到地上，转身奔向家人的方向。

忽见汪家社伙的人群中，霍地走出十几个老少爷们，还手执长棒短棍以及演出的刀枪，怒气冲冲地走过来。带头的是一个六十来岁的老者，身穿家织灰布夹袄，脚蹬千层布鞋，十足京郊庄稼汉的打扮。他身材魁梧，两肩宽阔，脸色黝黑红润，双目有神，走起路来虎虎生风，显然是武行里手。他的上髭蓄有整齐的斑白胡须，似是演出而特地修剪的。原来此人名叫汪金彪，是大兴汪氏的族长，又是社伙的社首。他大步走到正德面前，厉声喝问：

“这个客官忒地无礼，竟然欺侮我汪家小妹，意欲何为？”

弯腰捡起那十两银子，掷还到正德跟前，瞪眼道：

“我汪家与民同乐，不要肮脏臭钱，你小子狗眼不识泰山，赶快捡起银子，滚出隆福寺！”汪金彪背后的族众挥舞棍棒，有人更上前来指着正德开骂：

“你小子不问问我大兴汪家是什么底细，狗胆包天，要来汪家讨便宜，打野食，明摆着是要欺辱咱，不怕挨揍吗？”

正德何曾受过如此羞辱，气得青筋暴突，目露凶光，正想发作；随行护驾的几个锦衣卫便装骁校也暗揣利器，走到近前，防止出现闪失。钱宁最为狡猾，知道不能暴露，一面以眼光制止骁校不得妄动，一面连连打躬作揖，赔礼道歉，寻了个空档，硬拉着正德往寺外走。

回到豹房，喘息甫定，正德余怒未息，对着钱宁吼道：

“今天遇上邪啦！什么汪家狗家，胆敢触犯皇威，看朕把他们全族抄斩！”

“那就表明皇父是在微行了。”

“那又怎么样，明行暗行，还不是一样吗？”

“就怕今后不好再出去呵！”钱宁旁敲侧击地说：“皇父要抄斩汪姓全族，那个小翠也没命了！”

“小翠倒真是可人儿，万中无一呵！”

钱宁会心而笑，哄道：

“皇父一万个放心，儿子保证，明几个便将小翠送进豹房来！”

“能够吗？”

“皇上降恩，是她的造化，还有做不到的事吗？”

正德转怒为喜，豁然开朗。

程志仁吞吞吐吐不敢多说，猛然后悔刚才饶舌失言，怕惹出是非。他警惕起来，虽经钱宁一再怂恿，仍不肯再吐一字。正德和钱宁意犹未尽，但也不好深问，只得告辞。

如果说逛庙会满足了正德追逐时尚和猎取另类美色的欲望，那么巡游北京

的商业区，却意外地激发起这个皇帝对商人和商业贸易的强烈兴趣。

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在正阳门外本来叫做廊房四条的地方，最近十多年来，由于各地客商云集，在这儿沿街搭盖棚房，所谓“搭盖棚房，居之为肆”，人们通俗地叫它大栅栏。逐渐，大栅栏变成通用的地名，反而没有人记得廊房四条了。

以大栅栏为中心，经东牌楼街，伸展到崇文门，再到鼓楼德胜门宣武门关厢内外，偌大的一个北京城，便组成了一个生意兴旺、商品充塞、商人活跃的网络。

正德由钱宁引导，仍然装作生员身份，来到大栅栏。这是一条不长不宽的街道，紧挨开设着各行各业的店铺，树立着各色行业的招幌，门前多有知客招徕，居然分布得有条有理，成行成市，行人如潮，财货车载肩负。有些店铺正堂大书“陶朱事业”的横匾，门前贴着“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对联。庙会 and 这里相比，资本和经营规模，商品品种和档次，都是小巫见大巫。在大栅栏的中心地段，还开张着好几家全北京最豪华的酒楼食肆、歌场舞榭，进出的多是生意中人。有些富商巨贾，筵开十席，朝歌晚弦，竟成不夜之天。

君臣两人一路走来，不但看到油坊、磨坊、糖坊、茶坊，还有批发贩卖粮食、棉布绸缎、瓷器、古董、纸张笔墨、药材的大铺子，更有店铺专门买卖口外皮张、蒙古特产的冬虫草和“俺答香”等珍贵药品，还有辽东的人参、貂皮，番舶夷商从远洋带来的象牙、伽楠、犀角、玳瑁等奇珍，货物俱全。商人们来自五湖四海，口音穿戴不一。不但有来自十三省的客商，还有域外回回，以及远涉重洋而来，高鼻隆额、卷发披肩的佛郎机商人。内地的商贾，不少人身穿绫罗绸缎，靓装盛服，甚至还绣有蟒龙、飞鱼、斗牛等本来只许高官配用的装饰。不仅如此，他们还乘坐高车驷马，四人抬的暖轿，姣童美仆相随，奢侈程度远过一般士庶，连一般官僚也远不能及。这些本来被视为“末流”的市井之夫，现在却活跃在大栅栏内，神气活现，豪华过人，丝毫不畏惧“僭礼”、“越制”的罪名，早将朝廷对官民服色花样和车马的禁约抛到九洲洋外去了。奇怪的是，社会人士对于这样的颠倒变动，却熟视无睹，甚至认为是理所当然。正德看到这样的情景，也并不觉得惊异，只认为新奇，因为他并不在乎是否恪守“禁奢”的陈规祖训，也不介意世道和风俗的变迁，反而对于“崇华黜素”表示由衷的赞赏。对于新兴的富商大贾，很有艳羡之情。

大栅栏的商店、商品和人物对正德有强烈的吸引力，当然，主要是可以满足猎奇和寻觅新鲜玩乐的心理。但是，在一些偶然的接触中，却使他在思想上开了窍。

一天，他随着钱宁踱到大栅栏南口，迎面见到一座大宅门，九开间门面，却不是铺房模式，门前也未摆设什么商品，又不像是民居或者官绅的宅邸。大门前恭立着两个听差模样的俊美少年，身穿浆洗得挺括干净的蓝布衫，白袜黑靴，束着黑色腰带，点头哈腰，训练有素地留意招徕过往客商。看来是做大生意的场所，不在乎铺面上的零沽叫卖。大门右侧，悬挂着一块精工雕刻的楠木牌子，上有楷书“程氏京寓”四个字。这样一座气象不凡、装饰华丽排场的宅门，引起了正德的注意。他往里面一瞅，只见宅内第一进堂屋阶前，高高悬挂着一副仿魏碑字体镂金大书的对联，上联是“铜山西崩”，下联是“洛钟东应”，气魄雄迈，豪气逼人。

正德在储位时，虽然在上书房也读过几年书，略通文墨，但由于一向疏懒，不肯用功，故此对历史典故和文字深意都知之不多，对对联上的八个字虽然颇有兴趣，但还是摸不清它的含意。他又习惯了颐指气使，遂放开嗓门傲慢叫嚷：

“什么铜山崩、洛钟应？什么意思呀？”

两个听差赶快过来打躬作揖，满脸堆笑地说：

“这位客官请了，不知有什么指教？”

正德还未回话，只见一个主事模样的人急步走出来，这样的人物南方称为朝奉，北方称作掌柜的，向来是商场里的中坚人物。这个人身材瘦削，脸白无须，看来年过三十，额上微现皱纹，双瞳明亮有神，看得出是一个干练有心计的人。此人身穿七成新的酱色缎质长袍，未束腰带，头上戴着一顶儒巾，布鞋线袜，显得丰俭相宜，举止得体。他彬彬有礼地向站在门前的正德和钱宁二人抱拳施礼，连说“失迎，失迎，请恕罪，请恕罪！”又说：

“难得两位贵客光临，实在蓬户生辉，敬请入内面叙？”

二人推却不过，被引入堂屋。只见大厅宽敞，窗明几净，瓶花香拂，陈放有一套镶嵌着云南大理石的紫檀木家具。正中放置着三张坐椅，是供主人和主客入座叙谈用的，左右又各摆四个座位，说明必要时也可以同时招待上十位宾客。屋的正壁挂有大幅神像，像中人高冠阔袖佩剑，是先秦服式，脸如丹桂，五缕长髯，眉宇清秀，眼皮微微合缝，但仍闪露出眼光精朗，含蓄中未掩睿智